

品鉴坊



让·爱尔斯坦

在《公共的男人，私人的女人：社会和政治思想中的女性》一书中，美国评论家让·爱尔斯坦通过梳理西方政治哲学思想中的公共与私人两个面向，呈现社会与政治思想中的女性历史。同时，作者对激进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心理分析四个主要范畴的女性主义的发展、理论进行分析，并对当代女性主义的局限性矛盾之处进行反思。

辨析女性主义思想之“真”与“幻”

——评《公共的男人，私人的女人：社会和政治思想中的女性》



坚固的逻辑链条。古希腊人认为女性的从属地位由其天性所导致，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试图用生物学的方法证明女性的“低等”有其“自然”原因，从而将女人放逐到“渺小”的私人领域，使男性的地位更加稳固于女性之上。这种文化被作者总结为古希腊的“厌女”传统。

基督教的崛起颠覆了人们对公与私的看法，私人领域被赋予“神圣性”，肯定女性在其中的内在价值，但圣奥古斯丁等人仍旧通过赋予传统相当大的分量，证明丈夫对妻子统治的合法性。

其后的马基雅维利、洛克、边沁、密尔、卢梭、马克思……无论他们的理论框架是什么，在追溯以及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建构两性不平等的图景时，好似都默认了一种“存在即合理”的黑格尔式客观唯心主义逻辑。

当代女性主义的局限

受上述政治哲学家的理论影响，当下的女性主义大致可以划分为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激进主义以及后现代女性主义四个派别。

爱尔斯坦指出，女性主义政治过多地抨击现在，对未来的建议却无一以贯之的详细说明，彼此之间也未达成一致，未确立共同奋斗的目标。对女性主义的批判由来已久，爱尔斯坦并非独创，但其最具洞见之处在于抓住了不同流派之自在局限之处的相似性。

爱尔斯坦认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为了将成员整合进现行政治结构的目标，采取了一种抛弃“正义”转向“权宜”的方法。她们承认了那些反对女性参政的论点——女性更有德行，而公共政治无序且肮脏，但她们强调要让女性净化公共政治世界。而反对者则称不能让女性被公共政治污染。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实现了参与公共政治的目标，社会却没有进入其描述的平等天堂，这使支持者不免回归到曾经的主流意识形态中。

激进女性主义与古希腊社会的“厌女”传统有着相似逻辑，都试图采用生物学方法，从自然的角度论证男女“天生”不同，只不过后者认为女性天生“低等”，而前者认为男性本性“恶劣”。二者都在夸大男女差异，否认人的同一性，制造男女对立。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则将公共与私人领域描绘为生产与再生产关系，消解了个人的情感与家庭存在的意义，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平等未来。

而以西蒙娜·德·波伏娃为首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虽然乍一看与爱尔斯坦在做同样的事，希望女性改变其所继承的、在某些方面对自身构成限制或破坏的观念，但爱尔斯坦称其仍是在塑造一种令人不安的抽象模型，将男性模式视为标准的先进模式，呼唤平等的前提是女性的“内部蜕变”，要求女性进行自我否定。这一点与柏拉图相似。

走出女性主义“伊甸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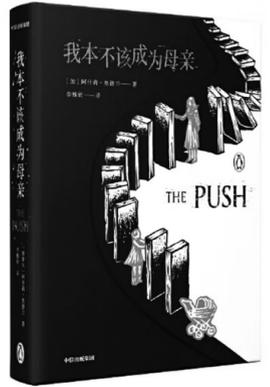
书中，爱尔斯坦认为这些流派的女性主义都是在描述胡乱幻想的未来，从可怕的现在走向她们所提供的未来天堂的道路似乎也并不令人幸福。

不可否认，女性主义让社会产生一些重要改变，如女性投票权、安全避孕与合法堕胎的权利、较为平等的受教育权、女性就业率的提高等。但爱尔斯坦极为敏感地指出，女性主义的崛起或许造成了政治的过分个人化，使现有制度和规范被剥去标准的内涵和权威。

与此同时，女性主义者将从前的女性描绘为完全被压迫的形象，烘托了女性的“高尚”和男性的“卑劣”，过多制造了两性冲突，也在女性身上加诸了关于未来的完美世界、看似真实的景象，幻想全然的和谐、完美的秩序和彻底的和平。这些都让当下的女性主义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难以取得更大进展，当下网络“厌女文化”的升级就是一个力证。

爱尔斯坦的反思沉痛而发人深省，但遗憾的是，她未能清晰提出女性主义新的叙事可能。这也是当下女性主义者共同面临的困境。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生活的长期历史经验始终影响着人们对政治及政治关系的反应，女性主义从呼吁两性走向平等，走向追求“绝对”平等，又走向呼唤客观存在的差异。没人见过真正平等的社会的具体面貌，而让·爱尔斯坦旨在尽力唤醒女性主义脱离幻想，走出“伊甸园”。

（作者单位：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



夏丽杉

成为母亲，原本是每位女性的权利。但是否使用这个权利，如何成功使用，却没有预演和练习。每个女孩从小就可能被告知或是暗示：长大后一定是个好母亲。

可成为母亲，并不意味着喜剧的发生，就像《我不该成为母亲》(中信出版社2021年1月版)里女主角布莱丝说的：“一位母亲，一生中要心碎一百万次”。

布莱丝的说法夸张吗？不，读读小说，你就知道了。

现代小说中素来不缺乏专职育儿的“职业母亲”形象，从美国詹姆斯·M·凯恩的《幻世浮生》到澳大利亚莉安·莫里亚蒂的《大小谎言》；再从日本角田光代的《坡道上的家》到韩国赵南柱的《82年生的金智英》。我们透过小说家的视角，看到了在成为母亲的过程中，女性是如何一步步地脱胎换骨，成为一个连自己都几乎不认识的人。这些小说，真切地呼唤着我们，对母亲这个群体的社会照护与人文关怀。

加拿大女作家阿什莉·奥德兰的《我不该成为母亲》，将这种需求写到了极致。小说不仅讲述了布莱丝在成为母亲后，由喜悦到心碎的生活经历，还采用闪回的方式，插入了布莱丝的外婆埃塔与母亲塞西莉亚的人生片段，让读者得以发现，“成为糟糕的母亲”，其实是这个家族女性的大魔咒，至今无人破解。

布莱丝生活在一个人单亲家庭里，母亲塞西莉亚在她少年时离家出走了。即使自己已经成为母亲，但布莱丝并不知道母亲出走的真实原因，只知道母亲是个很小孩的人。她动手殴打女儿，甚至想置女儿于死地。布莱丝曾经以为，或许自己的出生是个错误。

但母亲塞西莉亚也是个不幸的人。塞西莉亚是个遗腹子，父亲路易斯在干农活时不幸意外身亡。因此，悲痛欲绝的母亲埃塔开始变得疯癫。在生养塞西莉亚的过程中，埃塔几次都想杀死女儿，最终她杀死了自己。可以说，塞西莉亚从小在恐惧中长大。而后，塞西莉亚又将这种恐惧传染给了女儿布莱丝。

母亲与孩子，放置于人群之中，本该是两个独立的个体，拥有各自的身体、思想与行动力。但正是因为孩子是由寄居在母体里的一个胚胎发育而来，在出生时要依靠母亲哺育，因此母子便成了拥有特殊纽带的个体，从生理上和心理上曾经都那么紧密。也许是越抱紧越想挣脱，令母子关系由亲密走向撕裂。

在家族女性的婚姻里，布莱丝是幸运儿。她嫁给了自己喜欢的大学同学福克斯。虽然娘家没有人来参加婚礼，公婆仍然表示理解，并祝福他们的婚姻。在丈夫不断地鼓励与暗示她会“成为一位好母亲”之后，布莱丝开始渴望成为一位母亲，不仅克服了恐惧感，还一心一意地以为，“我母亲做不到的，我都能做到，我将成为一位完美的母亲”。

虽然痛苦不堪，但布莱丝生育女儿维奥莱特的过程还算顺利。可哺育一个婴儿，绝不容易。布莱丝边写作边育儿的想法，不得不在维奥莱特的哭闹中放弃。丈夫福克斯依然是那个西服革履的上班族，下班回来享受片刻的天伦之乐。而布莱丝却必须放弃自己的职业理想，每日蓬头垢面地照顾啼哭的婴儿和挫败感日增的自己。产后焦虑症如期而至。此时的布莱丝，是几千万个育儿母亲的缩影，像个溺水之人，淹没在无休止的“养育”人生里。她甚至问自己，“我觉得我是世界上唯一熬不过来的母亲”。

更糟糕的是，维奥莱特从小就展示了“好勇斗狠”的一面，既不与母亲配合，也不与同龄人和睦。她向其他小孩伸出“罪恶”之手，其中包括亲生弟弟萨姆。儿子的死，成了压垮布莱丝的最后一根稻草。对于女儿教育的失败也深深折磨着布莱丝，“我感觉犯罪的那个人是我”。

看到身为母亲后的布莱丝，许多人好像看到了无助的自己。谁说身为人母一定是种幸福？谁说生育是女性最大的成就？谁说育儿是个愉悦的过程？现在看来，强加在“母亲”这份职责上的光环，是整个社会需要反思的问题。

『完美母亲』：女性不能承受之重？

——读《我不该成为母亲》

张馨予

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决定个人强弱标准早已不再只有蛮力，可两性地位的不平等问题却顽固延续，这背后是怎样复杂又坚固的理论框架？自母系社会结束以来就囿于“低等”，被剥夺了公共话语权的女性，为何在如今不再沉默？美国评论家让·爱尔斯坦在《公共的男人，私人的女人：社会和政治思想中的女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一书中，通过梳理西方政治哲学思想中的公共与私人两个面向，呈现社会与政治思想中的女性历史。同时，作者对激进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心理分析四个主要范畴的女性主义的发展、理论进行分析，并对当代女性主义的局限性矛盾之处进行反思。

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女性历史

本书作者对思想史梳理着墨较多，读来较为艰涩。内容涉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卢梭、马克思等十余位重要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但分析并不十分详尽且颇为分散。读者如有一定的政治哲学基础，将有助于阅读。

为何要将女性叙事拉入到政治哲学之中？在让·爱尔斯坦看来，“政治”是人类将自己区别于自然界中的其他物体，而产生的安顿社会存在秩序的需要。“政治”将社会区分为“公共”和“私人”两个部分，通过将一部分人限制在“私人”领域，剥夺他们的公共话语权，从而将其排除于“政治”(“公共”)生活之外，这其中就包含占人类二分之一的女性。女性被限制在私人领域，其背后有一条

新书馆

把“幽灵工作”从影子中拉出来

——读《销声匿迹：数字化工作的真正未来》

阅读提示

蔡浩文

现代生活被大数据和算法深深裹挟，我们获得的服务依靠着技术的魔力，但这样的“自动化”真的是AI独立完成的吗？NO！是人类和软件的协同工作，提供着看似自动化的服务。

世纪文景新近推出的《销声匿迹：数字化工作的真正未来》(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10月版)一书，是第一本阐明“幽灵工作”(ghost work)如何构建人工智能的书，也是第一本讲述从事“幽灵工作”工人生活的书。该书英文版问世后引发热议，曾获《金融时报》2019年评论家精选最佳图书奖。

脆弱且没有安全感的“幽灵工作”从业者

《销声匿迹》第一作者玛丽·格雷是人类学家，前不久荣获2020年度麦克阿瑟奖，现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任教。另一位作者西达尔特·苏里是计算机科学家，任微软人工智能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他们耗时5年，联手调研了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背后隐藏的人类劳动力。

两位作者招募了一个研究团队，对来自美国和印度的工人做了200多次采访，收集了成千上万份调查问卷，研究了四种提供不

同产品和商业模式的“幽灵工作”平台，也对按需劳工市场的其他关键参与者进行了研究，包括把平台转变为生意的人，以及在平台上雇用工人的人。

根据本书，我对“幽灵工作”的理解是：工人被隐藏在平台之下，用户不知道他们存在；工人的个人价值被擦除，性格灵魂不为人知。比如，搜题APP里的平台老师从事的就是“幽灵工作”。

在线评估狼毫图片并为其贴上标签和为互联网公司做单词和图片的分类和标记……书中采访到的“幽灵工作”从业者包括一些受过大学教育的全职父母、为了攒钱办婚礼或支持弟弟妹妹的学位而每周工作50个小时的大学生、通过赚取额外收入来填补社保支票的残疾人和退休职员等。该书还谈到一些工程师和企业家，他们创办和搭建了“幽灵工作”平台。这让我们意识到，从事“幽灵工作”与通过自由写作或研发软件没太大区别，但往往是脆弱且没有安全感的。

工人流动性大、没有被认可的专业头衔、没有晋升的阶梯、任务有固定的体量和时限……“幽灵工作”有其独特的特点。在《销声匿迹》描述的世界中，看不见的线上工人大军由机器招聘、管理、付酬，甚至解雇，仿佛是一部扣人心弦的反乌托邦科幻。



设计更好的数字化工作未来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人类是否会被取代的议论始终热度不减。有人警告：自动化及人工智能将淘汰人类的工作。据报道，2016年富士康工厂用机器人取代了6万名工人。经济学家估计，如果保持目前的增长趋势，到21世纪30年代初，仅美国就有38%的职业会随着科技创新而消失，或者实现半自动化。

然而，当人工智能触及自身天花板，数以千计的企业会悄悄找人完成这些项目，并按任务付费，这类新兴的工人将帮助系统完成自动化。正如《销声匿迹》作者所提出的，由于自动化永远存在“最后一公里”悖论，除了一些基本的决策，今天的人工智能必须依赖人类的参与才能运行。而那些无法预见的任务，也创造了临时劳工市场。

临时劳工市场这条新的数字流水线把分散在各处的工人汇集起来，形成集体劳动

力，不分昼夜地运行，横跨多个经济部门。这些工作被认为是更庞大的数字经济或平台经济的一部分，人们不假思索地称之为“零工”(gigs)。按需平台则是零工经济的监工，其盈利模式是在线上把购买人力和提供人力的双方匹配起来，形成一个由大量企业和匿名工人构成的双边市场。可是，没有一部劳工法完全适用于按需零工经济，这些工人的法律地位尚未得到认可。

面对“算法的残酷”和如此就业前景，作者在书中竭力主张，工人们应该记住自己“不是这台机器上坏掉的齿轮……你可以用你的经验教会我们如何使工作的未来更有尊严和更加人性化”。与此同时，致力于自动化的私营企业则不能忽视工资以外的、激励人们工作的因素，平台设计应该适应而不是忽视“自动化的最后一英里”悖论，也不应该忽略或禁止人类协作和连接的冲动。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教授保罗·杜里什评价：“《销声匿迹》不仅针对当下的情势给出了细致入微的诊断，而且指明了面向一个更好的未来前行的路径。”

在书中，作者提供了一份将“幽灵工作”转变为可持续按需就业的最优建议清单，包括10种解决方案：协作、共享工作区、启动快闪团队、建立对工人的共情、实行“好工作准则”、未来工人的安全保障……每一个都要求我们把最好的技术专长和社会知识结合起来。作者希望由此阐明，设计和构建更好的工作未来，是社会层面与技术层面的双重挑战。

把“幽灵工作”从影子中拉出来，需要企业主、政策制定者、消费者和公民携手共进，需要用集体意志重新调整就业，朝着一个共同的未来前进，意识到我们必须相互做出有价值的贡献。正因如此，哈佛大学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教授芭芭拉·格罗兹推荐，每一位仰赖在线、按需劳工的公司CEO，每一位关注人工智能对于工作本质之影响的公民，都应该阅读《销声匿迹》这本书。

(作者单位：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